

我的电视流浪生活从北京开始



沈星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凤凰卫视不乏美女也不乏才女,但当美丽与才华集于一身,脱颖而出就很自然。《美女私房菜》,沈星的看家节目,在她看来正是“工作与兴趣相结合的极致”,5年来得心应手,乐此不疲。当然成就不可小觑:400余道菜式,从独家设计、选择食材,到亲手烹饪,全由她一人包揽。说她“于现代都市中开创了全新的烟火情调与潮流”,其实毫不为过。

书中细述了沈星从珠海到北京,继而受邀加入凤凰的电视流浪之旅,以及凤凰台老板刘长乐、陈鲁豫、窦文涛等同事的趣闻逸事;以感人的笔触、真挚的情意记述了与家人生活点滴;另有她对时尚与美食的解读;沈星在书中还讲述了自己初恋,并用大量的篇幅谈及现在的情感状态。

青楚开始调查与周晋有关的刑事案件



高璇 任宝茹 著
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故事讲述了杨家三姐妹的青春奋斗史。三个姐妹,自信满满地闯进社会之初,谁也没想到真实的生活是这样,更没想到成长要伴随着这样的疼痛。她们犯过错误,铸过悔恨,甚至走过极端,但她们终于学会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父母的经验主义相结合,走出一条带有个性色彩的成熟之路。

[上期回顾]

方宇回来发现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,钱小样居然搬进家来了。而霹雳从父亲的“外遇”那里得知父母早已离婚,在回英国前,她找父亲谈判,要父亲两年内不能再婚。青楚正式上班,工作中与昭华地产的总经理周晋认识,无意中,青楚得知周晋还与多年前一起刑事案件有关。

明星传记

电视,成为生命的一部分

小时候最想当的是警察、医生和老师。在我的印象中,这三个职业最有权威,他们的话不容置疑,让你干啥就得干啥。

长大后发现自己胆小又怕血,警察、医生当不成,可想管人的念头并没有改变,于是付诸行动,选了师大。

师大毕业那年,当了三个月实习老师,教的高二,临走时和学生恋恋不舍,我以为我的手指会就此染上红墨水和粉笔灰那样朴素美丽的颜色。可是现在的我,却从事电视传媒工作,和之前爸妈帮我计划的人生很不一样。

从珠海电视台到央视,又为银汉、光线、欢乐等著名电视制作公司工作,再签约凤凰。一年一年,不同城市,我在电视的圈子里辗转流浪。在自己的生命里流浪,蛮自在。

那一年,本来是想去广院念书,可是阴差阳错却当了银汉传播的主持人,过程十分巧合。

在去北京的飞机上,巧遇珠海台副台长朱久阳,师大毕业不久的我,曾帮他高三的女儿补习功课,自然和他很熟悉。坐在一起聊天,我告诉他我打算去广院念书,也得知朱台已经辞职,到北京是去银汉文化传播公司任广告副总,而这家公司的老总叫夏骏。

在飞机上,他讲起夏骏其人,《黄河》《河殇》《改革开放二十年》,这些名噪一时的大型纪录片的撰稿兼编导,后来参与创办《新闻调查》并任制片人,著有《十字路口的中国电视》等专作,大名如雷贯耳。

来到北京,到广院报到之后,等待开学的日子里,我接到了朱总的电话,朱总在电话里让我去他所在的公司,也就是

去银汉传播试镜。这家电视制作公司成立不久,为北京电视台第七频道提供节目,当时正大举招兵买马。

闲着也是闲着,我便去了。当时,银汉在西三环的信苑酒店办公,从三十九层的楼上看出去,北京一片灰蒙蒙,走廊、办公室,人头攒动,白晃晃的灯光很是耀眼。不一会儿,夏骏来了。以为是一介书生,却比想象中更商人,红光满面、天庭饱满,不过三五分钟,“你明天来上班吧,先当新闻主播,播早间资讯。”他笑嘻嘻地说,又干脆利落。

我说: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要去广院念书呢,名都报了。”

“学什么?”他问。

“播音主持。”

他大手一挥,“边干边学,在工作中学效率更高!这个团队全是电视精英,绝不在广院研究生之下。”

“可是,我行么?”我犹豫不决。

“我说你行,你就行。”夏骏看着我,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十分熟悉的信任与鼓励。

一切都不容置疑,是啊,来北京不就是让自己距理想更近一些?我点头,“好的,明天我来上班。”

“同样是学习,这里不收学费还给工资,多好!”夏骏说完转身离开。是啊,多好!

在北京的电视流浪生活宣告开始

首先,去广院退掉入学手续,退回80%的学费。

用学费在北京台附近租两居室一套,跑到朝阳的最爱,宜家家居,买回全套白铸铁床、格子被褥、原木色衣柜餐桌椅、麻纱窗帘,照最小资的情调精心布

置,全部生活费分文不剩。怕什么,我马上可以领到工资。那时,年轻的心里,充盈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力和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。而且快乐,走在街上,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浮出一个微笑。

接下来,我在通往理想,成为一名真正节目主持的路上迈步。第一个难关,是要考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,才有资格上岗。对于一个从小在方言区长大,母语是粤语的我来说,不易!

那段时间,我天天神经质地捧着考试教材念念有词。老师说,要把每个字的音都发完整,不要吃字吞音。有一次,出门上了出租车,我习惯性地放开声音说:“师—傅—,我—要—去—广—洼—路—五—号—”,吐字发音,字正腔圆。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:“没事吧你?”

奇遇和贵人

播早班资讯,是从没试过的,工作,每日流程是,早上6点录像,之后送北京台审,7点播出。

要求主持人4点到岗,熟悉稿件,5点化妆,5点半坐上主播台,调试灯光,6点正式开始。虽是录播,但走直播形式,称之为直播,头天傍晚、深夜直到次日凌晨,在北京大街小巷发生的新鲜事,我们在第一时间为您送上。

我做得十分努力,要求4点,我3点就到,呆在机房里,看编导剪片,更多了解新闻内容。

日复一日,每天节目录制播出后,照例开会,回放节目,一段段重看,精抠细节,商量新选题。午饭后回家,晚饭过后,洗澡倒头睡觉。夜里1点半起床,匆匆收拾,2点出门,3点到达。天天如此,有条不紊,渐渐走上轨道。

突然一晚,我被震耳铃声吵

醒,电话那头同事着急地大叫:“你怎么还在家,快快快,已经晚了。”

手机的闹钟没响,已经快凌晨5点,吓得我灵魂出窍,爬起来就往外跑,冲到深夜的街上,边跑边拦车,当然还一路抽泣。

到公司后,冲到化妆间,化妆师张小岚说:“别哭了。”她超神奇地只用了5分钟不到,就把我的脸收拾停当。据说,那天我脸上,一直带着睡觉压的席子印。

我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,那天播出正常。

虽然如此,我依然为自己的过错耿耿于怀,例会上狠狠自我批评,但大家都对我温和宽容,劝我不要放在心上。张小岚安慰说:“我妈看节目了,挺好的,没觉得是5分钟化出来的,席子印也不明显。”我才破涕为笑。

当时公司副总王坚平老师,赫赫有名,是《东方时空》的创始人,《新闻调查》的第一任、第二任副制片人。

他虚怀若谷,温文尔雅,平易近人。大家很愿意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起看播出,听他点评,他轻而易举地找到每个人的长处和弱点,直截了当地指出,并提供解决方法,我们这个全新的团队很快度过磨合期,进入状态,变得成熟。

我记得,那时的同事王芳、赵川、小艳、旭东……来自全国各电视台,大家赤手空拳来到北京,同样年轻气盛,同样一无所知,都是奔着理想的聚到一起,便亲如一家,互相扶持鼓励。虽然我离开银汉已有5年,但是常常也会想起,那个时候的一些普通凡人小事,心里觉得温暖。

北京生活频道改头换面,大家清新自然的主持风格也一下子吸引了许多关注,我在电视圈里开始小有名气。

后来,我不再主持新闻资讯类节目,转做娱乐时尚,在《魅力前线》的几年,彻底改变我的风格。又接到光线传媒老总王长田、制作总监李德来的电话,邀请我担任《体育界》的节目主持人。

到公司后,冲到化妆间,化妆师张小岚说:“别哭了。”她超神奇地只用了5分钟不到,就把我的脸收拾停当。据说,那天我脸上,一直带着睡觉压的席子印。

我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,那天播出正常。

虽然如此,我依然为自己的过错耿耿于怀,例会上狠狠自我批评,但大家都对我温和宽容,劝我不要放在心上。张小岚安慰说:“我妈看节目了,挺好的,没觉得是5分钟化出来的,席子印也不明显。”我才破涕为笑。

2000年至2005年,是民营电视制作跃跃欲试,十分活跃的阶段,我能加入其中,很是幸运。

关于夏骏,刘春曾经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:

“1996年,一个雪后初晴的上午,夏骏走来,《新闻调查》走来,俺的春天铺天盖地地走了……”

当时的刘春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部工作,乃怀才不遇,郁郁寡欢的“愤青”一名。他说,直至“遇到了有过一面之缘的贵人夏骏,老夏伸出温暖宽厚的右手握住我,又挥出坚定有力的左手在空中画了个半圆,说离开少儿部,到《新闻调查》来吧……于是,用他的话讲,想都没想,就爬上了《新闻调查》这艘巨轮,从此扬帆远航……”

刘春当年倒是很书生气质,自那以后书生也开始笑傲江湖,当然又是后话。

这里我想说的是,我的伯乐夏骏曾经是刘春的伯乐,刘春后来又成为我的伯乐。我的电视流浪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奇遇和巧合,真是不可思议。

热门影视

小样找到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

钱小样终于迎来她妈离京的好消息,得胜还朝住回姥姥家,开始谋划崭新生儿路。

钱小样冲击人才市场前,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、两个基本点,原则是什么挣钱干什么,基本点一是在专业特长内物色高收入,二是转行也要找有发展潜力的热门职业。尽管郎心平对她预先打击,但冷水浇不灭小样万丈豪情。别人碰过的不算壁,不亲自栽过的不算跟头,少年气盛与现实交手第一回合,永远是现实胜。小样在招聘会上接受了成批量打击,垂头丧气地折返回家,抬头,面对亲人灼灼询问,她抬手制止:“为保护我的心灵,请不要追问细节!”郎心平、青楚相视而笑,都是过来人,现实给你上课,不用别人开小灶,包你全懂。

小样会在哪儿呢?没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,郎心平豁出老脸,给孙女争取到就业:“政法学院医务室校医,一月1500,扎针发药、打下手,跟你专业能对上!院长还露话儿,虽然暂时算临时编制,以后要干好了,不是没有转正可能。”小样一落千丈:“闹半天还是护士,”不过她马上端正态度,“第一步亮相,第二步才赚钱。”第二天,钱小样上班,有了北京第一个工作——政法学院医务室护士,换汤不换药,工作性质没变,唯一的区别就是从地方发展到中央。

青楚见到了被害女孩

没多久青楚接到周晋的电话,约她吃饭。第一次单独相对,既继往,又开来。

周晋:“这个月我公司法律顾问合同到期,你愿意过来帮忙吗?”

这是任何一个年轻律师梦寐以求的机会,但出现的时机似乎为时过早,青楚回答:“我这人面对太好的事情很警觉,怕乐极生悲,现在给不了你答复,让我好好想想,行吗?那天在你公司把我打伤的女人是谁呀?”青楚试探。

“第一不是我女友,第二不是我前妻,第三更不是我情人。”

“那就剩最后一个可能了,冤家。”周晋淡淡一笑,笑容后面意味深长。青楚意识到:周晋会让她很有兴趣,他的智慧、理智、神秘,还有,他和疑犯身份的风马牛不相及。

接着,青楚跟随杨丽红去监狱探监麦冬。青楚前脚刚出监狱,周晋电话就后脚跟至:“我想给你一个准备指控我的律师提供证据。”没跟原告分手,被告就已知情,青楚感觉自己在监控探头下。两人第二次见面,青楚知道比第一次更不简单:“咱们开门见山。”

“好,你准备代理麦冬申诉吗?不接受我法律顾问的邀请,也和这事有关吧?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

“我一直关注他,就像他关注我一样。”

“如果你想从我这里打听什么,对不起周总,因为立场问题,我不能回答你。”

“你不是还没接受他们代理吗?”

“即使是潜在代理方,从职业操守角度,我也只能对你无可奉告。”

“既然指控我,总要有证据吧?我知道他们一旦试图诉诸法律,就一定要掌握有利于自己的证据。”

“我本着专业态度向你保证,未来如果没有确凿证据,我绝不接受这代理。”

“那就是说,现在还没有证据?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青楚外表是绵,里面是铁板,“我还没接这案子,你就找我谈,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?”

“我承认自己过敏,想想案子和我的关系,情有可原。我觉得你不该只听一面之辞,多听听我的说法,对你只会有利、不会有弊。如果你感兴趣,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深了解,时间方便,我甚至可以带你去个地方。”

青楚笑纳,她不排斥对他深入了解。二次见面,周晋意识到:即使成为潜在对立方,他们之间依然愉快,好感以蓬勃之势燎原,不可阻挡。

接下来,原被告双方就像啮合在一起的齿轮,轮番亮相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这回轮到杨丽红:“赵律师,我们有证据了,刚找到!”青楚跟她去见周晋旧邻——雷子。经过虚晃试探和实际议价,青楚获得“雷子版”案发当晚回忆。“出事第二天,警察来周家调查,我听到周妈妈做证,说案发当晚周晋在家没出过门。我知道她撒谎,因为昨晚我亲眼看见周晋从外面回来,没打伞,白衬衫全湿透了,一看就知道在外面呆了不是一时半会,我敢确定周妈妈撒谎。周晋那晚肯定出去过,就在警察确定的作案时间前后!”

周末,周晋向青楚提出邀请一起前往西塘,这是揭秘之旅,很多答案即将呼之欲出。他带她来到西塘临终关怀医院,在那里见到郁欢。这个在病床上躺了十年无知无觉的女人,面容和身体凝固在过去,到底是谁的手割断了她的情感、意识,只残存气若游丝的呼吸?

周晋带青楚游览西塘,邂逅当年经手麦冬案的石磊警官。石磊讲述:当年目击证人就住在河边,正好俯瞰案发现场,黄昏时看到麦冬、郁欢在河边拉扯,20分钟后天色暗了,两人推搡起来,这时自己灶上水开了,等他关完火回来再看,郁欢在河里扑腾,麦冬傻愣在岸边,一喊跑了,等证人跑到河边救上郁欢,人已不行了。作为职业律师,青楚大脑自动屏蔽任何可能影响判断的主观论定,但作为女人,她却本能地希望石磊正确,因为她无法把一个如此长情的男人和伤害郁欢的嫌凶联系在一起。

学生来开假条,不肯量体温,小样识破有诈,坚持立场:“必须量体温,38度就开假条。”学生眼巴巴地望着公章,明说:“章不在那里吗?你一开一盖,十秒钟的事,我给你三十块。”

“想贿赂我?”小样脑筋急转。“翻倍,六十。”

“九十!”小样将计就计,生意成交,生财之道就此诞生。此后两周,钱校医牌病假条畅销校园,稳居商品销售排行榜首。当收入达到一定数目,小样找到高齐,用这笔钱换了一大兜处方药,用来给方宇的奶奶治疗。

纸包不住火,小样假条东窗事发。郎心平的勇气只能支撑把孙女领回家,不好意思再送回去。小样因为自己把智慧转化为金钱的非凡想象力,招致失业,也因为这份卓尔不群的想象力,招致全家清算,大家群策群力想把她从歪门邪道上拽回来,小鞭抽着她走上光明坦途,把聪明用到正道上。小样:“我知道错了,我的行为给姥、全家抹了黑!”小样最大的优点,就是勇于划清自己与错误的界限,小样和错误不共戴天,永远不是朋友,就是总一起走着。

杨丽红用让鬼推磨的办法,诱使雷子和盘托出:“案发那晚周晋穿的白衬衫我熟悉,扣子是我杂货店里买的。”他掏出一颗纽扣,琥珀色,带纹路,一部分被烧灼过。青楚觉得蹊跷,证据出现在需要它出现的时机,引人怀疑:“它怎么会在我手里?”

“案发后三天,我去周家,进屋就闻到烧焦味,发现他家灶膛刚烧过东西,是周晋那件衬衫,我还在灰烬里发现这颗扣子,悄悄捡走。我知道它和案子有关,就一直留着。”回到北京,她第一时间找到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学兄,请他帮忙检验纽扣。改天小样在校医室值班,有